

●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中的“技术转向”^{*}

李 卫 红

(石油大学 人文及社会科学部, 北京 102299)

[作者简介] 李卫红(1967-), 男, 河南巩义人, 石油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部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

[摘 要] 目前, 哲学研究中的“技术转向”有两层意义: 一是指作为学科的技术哲学正在成为哲学中的热门, 即狭义的“技术转向”; 二是指哲学视野的转变, 即以技术哲学的语言来解读以往哲学所关心的一切, 即广义的“技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与哲学中的“技术转向”之间有内在联系。

[关键词] 技术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 内在联系

[中图分类号] B 0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3-0308-05

目前, 哲学研究中的学术现象之一, 就是技术迅速构成了当代哲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被学界称之为“技术转向”。我们认为, “技术转向”的意义有两层: 一方面是指技术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 技术哲学成为哲学中的热门, 这是狭义的“技术转向”; 另一方面, “技术转向”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哲学视野的转变, 即以制造技术的眼光来看待存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质, 以技术哲学的语言来重新解读以往哲学所关心的一切, 使人工物或人造物成为哲学的“第一主题”, 这是广义的“技术转向”。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的讨论中, 多数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的。但是, 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内容与哲学中的“技术转向”之间的内在关系, 是不深刻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技术哲学或自然改造论的研究也会推进实践唯物主义, 甚至可以说, 离开自然改造论或只讲科学哲学不讲技术哲学, 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1] (第 12-13 页)。

长期以来, 我们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理论来源和科学来源, 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技术根源重视不够。其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变革, 与现代技术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紧密相连的。在第一次工业化浪潮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作为解释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原则, 人工物代替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 关于工业世界和技术活动的认识和批判, 对技术的系统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

18—19 世纪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新纪元和技术时代的真正来临。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工作机的发明为起点, 以蒸汽动力的普遍应用为中心内容, 迎来了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形成。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 又出现了以电气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近代技术和工业的发展, 使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做过的描述: “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

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第7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的:“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3](第226页)。恩格斯说的工业进步推动哲学家们前进,也就肯定了科学技术进步对哲学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于哲学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倾向,也表现在哲学家们关于科学技术观的论述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第61页)。这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否定性批判。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自古希腊到近代,一直存在着所谓偏重理论思维、数学思维的学者传统和侧重工艺技术、经验知识的工匠传统的分离。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早期形态表现为精神传统与技术传统。精神传统,是由祭司、书吏集团保持的文化传统。技术传统,则是由工匠保持的文化传统。以后,从祭司和书吏中分化出哲学家,形成了专门对自然、对宇宙进行单纯理论研究的学者传统。因而,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亦称哲学传统与工艺传统。学者传统在希腊文化中得到高度发展,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4](第1页)。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活动。这是对希腊学者传统的经典说明。学者传统表现为“爱智”精神,表现为探索的动因是出于对大自然的惊异和好奇,探索的性质是非实用、非功利的,探索的方式是直觉与思辨、数学与逻辑。从事智力活动的学者一般都鄙视工匠的工艺活动,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工匠的实用知识侵入抽象的思想领域,就是让不完善的东西侵入真正哲学的伊甸园。耐人寻味的是,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本来应该是一种关于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的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却硬把它说成是一种说明一般的、普遍的自然物的理论。这只能用希腊哲学的“理论取向”来说明:希腊哲学家忽视工匠的工作,认为技术对知识无所补益,与真理无关。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西方哲学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技术、生产、实践活动则不予重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漫长统治,进一步阻碍了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融合。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分离,造成了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思辨与实证的分

离。近代(16—18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中对科学认识的反思成为主题,被称之为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但在这个时期,哲学中对人类改造自然或技术过程的总体性思考仍然没有什么进步。无论是培根、霍布斯、笛卡尔,还是法国唯物主义者,都重视科学认识问题的探讨,罕有对人类改造自然过程的研究。哲学家们更重视对科学的反思而忽视技术,一方面与那时生产技术和工业仍然不发达、与人对自然的变革和建构的水平仍然不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除了因为16—17世纪的自然科学对人类思想确实有巨大影响外,也还由于这时的哲学家们同技术实践相分离有关。正如F·拉普在分析西方思想史为什么会忽视技术哲学时指出的,“…忽视技术哲学的根本原因。除了具体的历史情况以外,这还跟西方哲学注重理论的传统有关。人们曾认为技术就是手艺,至多不过是科学发现的应用,是知识贫乏的活动,不值得哲学来研究。由于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为只同理论思维和人们无法改变的观念领域有关,它就必然与被认为是以直观的技术诀窍为基础的任何实践活动、技术活动相对立”^[1](第23页)。“这种缺席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从希腊以来,哲学(philosophy)即形而上学(metaphysics),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追随’物理学(after-physics)。物理学是关于‘自然’(physics)的学问,而自然,是那种自己成为自己的运动根源、自己为自己规定变化的原则的东西——因而‘自然’是双重的、二位一体的:一方面是naturanaturan(创造自然的自然),即自己支配自己的内在原则;另一方面是natura naturata(被自然创造的自然),即那种现成的自然物。特别说来,希腊时代的自然物是与人工物相对而言的。于是,人工物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外”^[5](第27页)。从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对技术一向被看成知识贫乏的活动,因而被认为不值得哲学研究。

二

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第 58 页)。费尔巴哈把理论的活动和实践的活动对立起来、仅仅把理论的活动视为真正的人的活动的观点,正是西方哲学的一贯传统,所以马克思称费尔巴哈仍然“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2](第 97 页)。如果离开西方的哲学传统,我们就不能确切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费尔巴哈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的意义,不过费尔巴哈是一位学者传统的哲学家。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当然有其一般性的哲学意义,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包含着将哲学的关注视角从理论领域转向了哲学家们所鄙视的实践、生产、技术领域,并将实践、生产、技术变成解释世界的原则。

费尔巴哈提出哲学改造的纲要,认为哲学应从感性出发,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一次巨大进步。但是,“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2](第 75-76 页)。马克思指出:“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第 76-77 页)。马克思比方说,费尔巴哈如果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 100 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

马克思不仅用实践、工业活动解释现存的感性世界,而且特别强调哲学家要打开工业这本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要通过研究工业的历史和工业活动的成果来研究认识论。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尖锐地指出,传统的理论哲学对工业这一深刻的社会历史事实的忽视,认为传统哲学仅仅把人的普遍形式的理论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而看不到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针对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认识论称为心理学,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6](第 88 页),可以把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传统哲学所认为的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6](第 88-89 页)。马克思关于工业的现实性、工业与人的本质的深刻联系的思想,对于他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践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次提出的,它在西方哲学中有很长的历史。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改造自然的工业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认为哲学家应该转向研究“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否则哲学认识论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正是在人的工业活动中,找到了摆脱理论哲学,重塑现代唯物主义的出路。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工业活动”的概念等同于“劳动”、“实践”,但马克思之所以用“工业活动”,恰恰说明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考察具有发达技术基础的工业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手工劳动,才能得出“劳动”、“实践”范畴的。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方法论的启示,正是对建立在发达的技术基础之上的工业活动的批判性考察,为马克思研究以往的人类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这个意义上

说,马克思所实现的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变革同时也是广义的“技术转向”。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广义的“技术转向”,而且如果从狭义的技术哲学形成的历史来看,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了技术哲学的形成过程。但是,从技术哲学形成的角度来讨论,一般认为,1877年德国人恩斯特·卡普(1808—1896)《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技术哲学正式成形。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使用过“技术哲学”这个概念,但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并不能成为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没有建构作为学科体系的技术哲学,但他们关于技术哲学思想,却是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思想。

第一,马克思为了研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过程,直接研究了工艺史或技术史,留下了丰富的文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讨论机器和大工业问题时这样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7](第409-410页)。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人们不采取“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就一定会把人类史(特别是人类精神观念的发展史)的研究与工艺史或技术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工艺或技术不仅表现着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类精神观念的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确认了技术对哲学的影响,并且直接提出要研究人类的工艺史或技术史。马克思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正是他批判地研究技术史的成果。在这里,马克思引用和总结了从古代到19世纪中叶的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精辟地分析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深刻地分析了资产者对机器的应用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尖锐化。《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是以此为基础写成的。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开创了对技术的社会批判的先河。

第二、在马克思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地批评了对技术的无节制应用,开创了从生态视角对批判的无节制应用,而也可以说恩格斯开创了从人类视角对批判技术滥用的先河。今天,人们在讨论诸如“全球问题”、“生态危机”、“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时,还在反复地引用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写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观点,就是有力的说明。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第383页)。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这些地方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此,恩格斯提醒人们,“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第518页)。人类应该在劳动中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的干涉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应该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3](第384页)。除了提出改变自然观以外,恩格斯还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对待自然界态度的经济根源。

第三,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并给予肯定的评价。德国学者拉普在他

的《分析的技术哲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大概最接近一个确定的思想流派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奠定了基础(如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关于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等)”^[1](第 32 页)。美国卡尔·米切姆教授在他的《技术哲学概论》一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章“补充问题”中认为,技术哲学的传统中除了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传统以外,还应该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8](第 43 页)。米切姆认为,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技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米切姆在他 1994 年出版的《通过技术的思考》一书中介绍技术哲学历史的部分,就用了 10 页的篇幅讲“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陈昌曙. 技术哲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 [2]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5] 吴国盛. 哲学中的“技术转向”[J]. 哲学研究, 2001, (1).
- [6] [德]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7] [德]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8] [美] 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 曹南燕, 等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严 真)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ical Turn in Philosophy

LI Wei-h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Petroleum University, Beijing 102249, China)

Biography: LI Wei-hong (1967-), mal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Petroleum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dialectics of nature.

Abstract: The technological turn is discussed more and more in study of philosoph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echnological turn* involves two meanings: First, in the narrow sense, as one of subjects,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attracts more attentions and becomes one of the highlights in philosophy. Secondly, in the broad sense, it mea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view, namely, the Being,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nature can be thought by the view of productive technology. What the foregone philosophy thinks of can be explained in the language of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revolu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ical turn in philosophy. The activities concerning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was regarded by Marx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every other human social activit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road meaning of technology. Moreover, Marx and Engels had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ideas of *technological turn*.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turn; revolu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ternal relation